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心理疏导模式

□ 余双好 宋增伟 梅萍

摘要:心理疏导是与心理咨询有内在关联但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也不同于思想咨商和思想疏导,在医学、心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有不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疏导模式与医学、心理学、社会工作模式有很大的差别,具有更为复杂的内部疏导机制、更广泛的对象和更多元的力量,高校心理健康咨询与教育的发展总体趋向是探索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疏导模式。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心理咨询;模式

作者简介:余双好,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宋增伟,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梅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7)01-0021-05

本刊2008年第5期曾以《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大学生心理咨询模式》(人大复印资料《思想政治教育》2008年第7期全文转载)发表过武汉大学余双好教授对大学生心理咨询模式的访谈。余双好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模式的探讨,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咨询模式的论著,作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他还经常参与教育部高校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的督查工作,对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建设和心理健康教育进行指导。为了开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大学生心态变化特点与心理疏导模式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4BKS102)研究,华中师范大学梅萍教授和2016级博士研究生宋增伟就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疏导模式等问题,对余双好教授进行了访谈。本刊特将此次访谈的主要内容作为上文的姊妹篇予以发表。

一、关于心理疏导的概念

梅萍(以下简称“梅”):什么是心理疏导?它与心理咨询有何不同?

余双好(以下简称“余”):我们所说的心理疏导是一个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概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正式把心理疏导纳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党中央并没有使用心理咨询这个术语,用的是心理疏导,它标志着中国特色心理疏导模式或者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模式的明确提出。因此,在我看来,心理疏导即指思想政治工作人员面对人民群众心理问题

所采取的疏通、引导的方法,是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一种新的拓展。

心理疏导不同于心理咨询,它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对价值问题的处理。心理咨询过程也存在价值处理的问题。在心理咨询流派中,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它的方法主要是心理教育,而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的影响过程;认知治疗过程也是一个教育引导过程;很多人都以为行为疗法没有价值处理,但它的价值是赋予在操作性活动过程之中。所以,西方心理咨询标榜价值无涉是不确切的。并且,我们发现,在心理咨询各种流派中,越是晚近兴起的心理咨询理论和方法越是注重心理问题中的价值处理。出现心理问题本身就是因为个体的价值观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等级,而且正是由于个体价值等级比较低,才使得个体出现心理问题。既然存在着价值问题,我们就要用最合理、最科学的价值观来处理心理问题。因此,在认知疗法中,有的流派代表人就明确主张用理性信念代替非理性信念,用理智来阻止负性的自主思维,实际上这就是一种价值引导过程。

从心理咨询的过程来看,价值问题只是处理心理问题的一个必要环节。根据香港学者林孟平在《辅导与心理治疗》一书中对心理咨询过程的划分,心理咨询可以分为预备阶段、探讨感应阶段、行动阶段和跟进阶段。除了探讨感应阶段需要与来访者建立良好关系而对价值问题处理需要特别敏感以外,其他阶段都涉及价值问题,既包括价值的澄清过程,也包括价值的对质过程。而价值对质实际上就是价值干预、价值影响,所以说心理咨询中没有价值干预

是不可能的。当然,心理咨询过程的重点不在于价值引导,其价值干预的目的是帮助来访者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激发个体解决自己的问题、实现个人的发展。

心理疏导则是一种具有明确价值引导的处理心理问题的方法。如果说在心理咨询过程中价值引导是解决心理问题的过程中伴生的问题,那么,在心理疏导过程中价值引导则是一种根源性存在,也就是说心理疏导的目的最终是进行价值引导,处理心理问题只是进行价值引导的切入点。心理疏导是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而不是心理学的、更不是医学的概念,它是一个有主导、有价值、有导向的中国共产党处理心理、思想问题的方法和艺术。心理疏导和心理咨询虽然都是一种处理心理问题的办法,但心理疏导的任务并不停留在处理心理问题层面,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价值引导和提升,核心在价值引导。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具有主导性的思想,处于价值阶梯的最高层面。一部分人正是由于与党的主导性思想观念存在着思想落差或者对客观现实存在着不合理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因而出现心理困惑、思想情绪的郁结,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心理疏导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处理这部分群众心理郁结、心理矛盾的新探索,当然,它对普通的心理问题的处理,也具有指导意义。

心理咨询与心理疏导的另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疏导过程中,疏导者与其对象之间是不对等的关系。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咨询人员与来访者双方地位是平等的,是一种专业人员与来访者之间的个体关系、专业关系;而心理疏导过程中,疏导者是党和政府的代言人,虽然在疏导过程中以个体身份介入,但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体关系、专业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权威主导的组织机构,作为党和政府代表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身份是一种正式的身份,它与工作对象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这种不对等关系一方面为心理疏导过程增加了权威性和手段的多样性,另一方面造成其处理方式和手段与心理咨询过程的不同,同时也影响着心理疏导效果的评价。心理疏导的效果不仅与个人专业能力和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也受到党和政府形象以及党的思想理论的先进性等因素影响。

梅:为什么使用心理疏导而不使用心理咨商、思想疏导?

余: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有一些学者也使用另外两个概念。一个是思想咨商。思想咨商是一种思

想观念讨论协商的方式,符合思想交流的特点,但它绝对不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处理心理、思想问题的方式,咨商过程中价值并不意味着存在等差关系,含有讨价还价的成分,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合法的权威性,不存在讨价还价的问题;疏导是有主导性的,存在价值等差关系,疏导过程意味自上而下疏通引导,化解矛盾和淤结。因此,党的文件中使用的是心理疏导,而没有使用咨商这个词。另一个是思想疏导。思想疏导有疏通、引导的含义,较好地体现了疏导过程的价值不对等问题。但这个概念也存在局限,因为与心理层面问题不一样,思想层面的问题处理是一个相互增进的过程。关于思想问题的处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更多使用教育、引导、引领,强调引领社会思潮、凝结社会共识。所以,一般情况下,对于心理层面问题的处理使用心理疏导,而思想层面问题,使用思想引导、思想引领、思想教育更准确。

梅:心理疏导与医学、心理学中的心理疏导有何区别?

余:在医学、心理学和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使用心理疏导这个概念。医学中的心理疏导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鲁龙光教授在其专著《心理疏导疗法》中,把不用药物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都称作心理疏导,如医生跟病人说话、医生跟病人讲病情。他认为心理疏导就是提供心理方面的帮助、干预,凡是通过言语、说服教育、辅以药物的方式来对人们进行心理情绪的引导,他都笼统地归为心理疏导。而心理学中的心理疏导是一种浅层、简单、短期的心理咨询。根据目前心理咨询方法的分类,我个人按照咨询过程中处理心理问题深度的不同,把心理咨询方法分为疏导性、教育性和分析性方法。心理咨询过程中对于比较简单问题的处理,更多使用疏导性的方法;对于相对比较复杂、需要较长时间来处理的问题,更多使用教育性方法;对于更复杂、更深层次的问题,更多使用分析性方法。心理学中的心理疏导停留在心理教育这个层面,对心理咨询过程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不高,也并没有严格的程序或场所,可以根据来访者情况,通过说服、解释、言语等方式处理。系统的咨询和处理属于心理咨询的第二个层次,该层次具有严格的条件要求,需要遵循步骤、进行专业的或具体的流派方面的治疗,即教育性方法,它的技术性要求比心理疏导高。心理咨询的第三个层次需要更系统的治疗和干预,即分析性方法,有的需要用药物治疗,有的需要更长时间的专业处理、住院治

疗。若按照这样分类,心理学中的心理疏导就属于第一个层次的心理咨询,介于心理教育和治疗之间,一般处理正常人的、简单的心理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疏导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更高的治愈标准,其过程比医学或心理学中的心理疏导过程更复杂多元。比如精神病患者,医学上治愈的标准是指一个处于偏离状态的人经过打针、吃药治疗,不癫狂了,不再对社会造成危害。心理学上的治愈标准是个体的健康,只要个体能够自食其力、自我完善,就是自愈。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疏导要在此基础上帮助个体形成更为开阔的视野、逐渐摆脱过去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导向,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个过程比心理学、医学更加复杂多元,它的治疗效果也比较难衡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疏导分为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心理咨询,第二个过程是价值引导或思想引导。第一个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介入心理问题的切入点,它的目的是便于今后进行价值引导或教育。第二个过程才是心理疏导的根本目标,即不仅要使处于偏离状态的个体回归正常轨道,实现个体健康,而且还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心理疏导与医学、心理学中的心理疏导做严格的专业区分。在《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一书中,我把心理治疗、心理咨询、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放在一个统一的连续体上,严格地区分它们各自作用的范围和领域,在最前面的区域涉及自杀危机干预等严重的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它可能更偏重于心理治疗;有的症状很轻,能够维持正常生活,此类人的问题可以由心理咨询处理;而对于更多人的品格培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等问题,主要通过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来提升。需要说明的是,我是按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而非心理学专业构建这个工作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它跟心理学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二、关于高校心理疏导模式和机制问题

梅:中国本土影响较大的心理咨询模式是什么?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有哪些?

余:在中国本土影响最大的心理咨询模式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模式,从业的人最广,处理的问题最多,广大人民群众内部思想问题、心理问题绝大多数都是由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来处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模式包括医疗系统模式,学校医院开展的健康讲座中包含心理健康教

育成分;心理学模式,学校依托心理学专业教师开展心理咨询;社会工作模式,该模式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在更大范围进行的心理咨询模式。前几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提出中国最本土的社会工作的心理咨询模式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他们也较认可这个观点。社工在中国本土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最能够在本土扎根发展的还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我们党的全员覆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太大了,党和政府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不是社会工作所能替代的。社工模式最初在中国发展时很难生根,有的人只是做些低层次的工作,后期很难进行提升,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遇到瓶颈。我当时提出,社会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和趋势。

关于中国心理咨询模式的选择问题,我个人认为当前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初传输到中国的是社会工作的模式,那么整个高校心理咨询会是另一个面貌。但我们最早接受的是心理学的模式,现在发展遇到很大的瓶颈,因为心理学的发展模式要求的专业性更高,越深入发展越感觉专业支撑不够。而社会工作的心理咨询模式相对门槛较低,并且覆盖面更广、方式更多元,也容易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既有中国本土的根,又有先进理念,而不是把心理问题的处理仅仅局限在心理咨询治疗室里。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的本土心理咨询模式,最有发展潜力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工作结合的模式,它的发展前景更加开阔。当前,心理学界也在反思,一方面心理学偏向微观、具体、技术;另一方面心理学缺乏人文的关怀与价值的支撑,具有浓厚的专业主义色彩。这两种局限制约了心理学背景的心理咨询模式的发展。因此,回归到党和政府主导的心理疏导,这可能是最权威性、最有力量的一个模式,即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导模式。这并不是我的学科偏见,而是一个现实的发展,它恰恰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本土实践过程中所找到的最好的一个模式。

梅:高校心理疏导的对象是谁?开设相关课程和讲座是否属于心理疏导?

余:高校心理疏导的对象主要是正常的学生,有轻度心理问题、心理疾病的学生也可以接受心理疏导,但不是主要对象。高校心理疏导过程是全员的、全方位的、全过程的,不排斥任何人,任何问题。虽然我们一般“来者不拒”,但还是有专业的边界,我们强调所有思想政治教育者都要学习心理疏导的基本知识,尽管不是每个问题都自己处理,但是你要了

解、识别、发现、转介,能自己处理的自己处理,处理不了的,就把他转介到一个专业的部门或机构,这也是高校进行心理疏导的一个方式。

心理疏导不只针对个体也针对群体,因为社会心理问题既有可能是个体的,也有可能是群体的。开设相关的课程和讲座具有心理疏导的功能,但严格来说它不是心理疏导。比如,我们发现学生群体出现什么问题,然后通过课程的方式进行集中处理,广义地说是心理疏导,但准确地说它是课程教育。我们以前日常的思想工作是针对问题来进行,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法律等问题举办讲座,但后来我们把它上升为思想品德课,之后演化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它就成为一个系统的课程教育,不只是一种对学生面临问题的短期的处理、临时的讲座,而是让学生系统地学习一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便于今后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具体问题。总之,心理疏导可以采取课程的方式,但课程教育与心理疏导有区别。

梅:高校心理疏导的工作队伍或同盟包括哪些?需不需要对他们提出专业和资质要求?

余:高校心理疏导工作人员应该有一定的专业标准和要求,但不是按照现在心理学的专业标准,它有符合自身的专业要求。高校心理疏导的工作队伍或同盟,包括医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工作的、社会爱心人士,这些都是我们最直接的同盟军,但主体还是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者、心理咨询专业人士。在2016年12月7日—8日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把心理咨询教师纳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并且要求“整体推进高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和心理咨询教师等队伍建设,保证这支队伍后继有人、源源不断。”对高校心理咨询教师身份作了权威界定。改革开放以来,心理咨询教师从无到有、从业余到专业、从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渠道”“补充”到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并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认可,这确实是十分难得和非常不容易,其中凝结着一代又一代心理咨询教师的心血和付出。心理咨询教师也应把自己纳入整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大循环,主动在服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学生健康成长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同盟军中的社会爱心人士包括家长、老师、朋辈等,他们是高校需要团结的力量,但是他们缺乏体制和学科的支撑。任课老师中有志于做心理疏导工作

的,也是我们的同盟军,但他们缺乏专业的依托,只是爱心人士。学生之间的互助属于另外一个层面,不是同盟,而是属于专业群体指导下的学生的自助自救活动,如学生举办的心理剧团、爱心同盟、心理协会,属于自助的团队,而不是专业的同盟。

三、关于高校心理疏导的发展问题

梅:您觉得近些年我国高校心理疏导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有哪些?

余:近些年来,高校心理疏导工作取得举世公认的成效:(1)高校心理咨询机构或体制的建设成效显著。2011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中规定了高校必须配备多少人,必须对专职人员有什么培训的任务要求,必须有场地、经费、空间等方面的明确要求,现在各个高校都按照此标准加强建设。我到江苏、上海、广西、贵州等地参加教育部的督查,很多高校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都有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的稳定的基地。(2)心理危机的干预和救助引起广泛重视。心理危机的干预和救助是学生心理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高校学生自杀率大约十万分之一,下降明显。虽然对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来说,十万分之一还是较高,但取得的积极成效也需要充分肯定。(3)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化以及教育引导、活动指导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4)积极探索心理问题的筛查机制。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多数高校正在积极推进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工作,开发适合中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筛查系统。(5)心理咨询中心工作人员有相对稳定的阵地和职业归宿感,并越来越受到重视。整个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存在的困难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心理咨询的专业化、职业化路径还没走通。基层的心理咨询人员很艰苦,很多人纯粹是靠热情、义务在进行工作,有些工作难以持久开展;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到咨询中心工作,压力非常大,他们缺少对其他方面的关注,缺少自我发展的规划;心理咨询人员评职称也遇到困难。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由此而带来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没法得到保障。这些都表明心理疏导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2)辅导员的职业能力有待提升。现在高校过于倚重心理学的模式,而这对辅导员来说是十分困难的。高校还没建立一个很好的模式或培训的机制,心理咨询中心在培训上花费很多钱,最后发现辅导员学到的知识根本不足以从事

专业的处理。(3)高校心理咨询的政策保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后,对心理咨询的责任或界限提出了新的规定,其中明确规定咨询中心不能进行评估或诊断,只能进行咨询教育。但是,心理咨询过程中难免要进行评估或诊断,如果心理咨询中心没有这方面的权力,那么如何进行治疗、如何进行咨询时的交流,很多方面的边界不清晰;心理咨询中心能够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和工作,也没有很好地界定。(4)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评价问题,比如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如何优化,怎么提高效率的问题也值得重视。

梅:您对今后我国高校心理疏导的发展有何设想与展望?

余:今后的高校心理疏导模式不要过分依赖心理学的模式,而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工作相结合的专业化模式。如果过分倚重心理学的专业模式,再发展下去会浪费很多资源,很多教师做不到、很多人达不到,最后实行不了。所以,发展基于高校辅导员工作、基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大学生的心理疏导模式,把高校心理咨询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采用更为宏观的社会工作的心理咨询模

式,形成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疏导模式,是高校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

中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已经打上了浓厚的中国特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本土化心理疏导模式。比如它与中国高校学生工作结合在一起,强调心理咨询与健康教育过程的主导性,着眼于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具有更高的治愈标准和更为复杂的咨询过程,形成了特定的把心理问题与现实问题、思想问题等相结合的心理疏导方法等。这些特点昭示着中国高校心理疏导模式发展的一些基本的方向:比如咨询视野从微观心理发展向宏观社会发展的倾向;咨询领域从心理发展到身体、心理、道德等全面发展的倾向;咨询技术从外在作用影响向内在介入与干预的深度发展倾向;咨询方法从强调方法的特定性向方法的整合性和多样发展的倾向;队伍建设从与学生工作相促进的渗透式教育向相对独立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趋向。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探索本土化的心理疏导模式,是中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发展的总体趋势。

责任编辑 罗佳

(上接第13页)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虽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有的时候还很尖锐——但总体而言,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教育民众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教育民众来扩大价值共识,提高民众对国家发展道路和政策制度的认知度与支持度,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民众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得到提升,并日益全面发展。这两个方面互相促进。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从内部因素来看,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进而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实现程度;从外部因素来看,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状况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实现程度。

当然,以上关于不同历史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分类不见得恰当,关于其本质的讨论也不尽确切。本文主要想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不是

一成不变的,它总是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同社会形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在话语表达中要力求“精准呈现”。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的实现是两个问题。我们既要研究不同社会形态和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要研究该本质得以实现的条件、影响因素和效果。

参考文献:

- [1] 张艳新,陈爱华.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及其启示[J].教育探索,2006,(2).
- [2][3] [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4] 哲学大辞典(逻辑学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 [5][6][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王学俭.思想政治教育本质问题再探讨[J].教学与研究,2012,(12).

责任编辑 朱雁